

Empedocles

開學日，在中庭出現了一具女屍。

女孩穿著白襯衫和黑色百褶裙，赤腳躺在草地上。

看見屍體的瞬間，李苡霏腦海裡只浮現了一個畫面——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達文西的《維特魯威的人體比例》。

女孩張開雙臂的樣子像極了幾百年前鋼筆勾勒出的輪廓。

李苡霏尾隨死者父母前往教室，收拾遺物。

20 班教室裡，可以聽見女孩們輕輕的啜泣和男孩們不知所措的低聲交談，空氣裡瀰漫著悲傷、震驚和失落的情緒，而天花板上的老舊風扇像是承受不住強烈的悲痛，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。

詭異的氣氛隨著皮鞋和高跟鞋敲擊磁磚的到來越來越緊繃，並隨著教室門推開潰堤。

和死者關係較好的幾個孩子痛哭出聲。

卻恰和進門的幾人形成鮮明對比。

20 班的班長是綁著馬尾的瘦小女孩，他帶領頂著撲克臉的死者父母來到座位前「這是 L 的位子，置物櫃則是旁邊那一個。」

校長和班導師紅著眼眶安撫幾個學生，李苡霏則將上半身靠在牆上，盯著那對夫妻收拾物品。

他們只是冷漠的，不，毫無感情的收走桌面、抽屜、櫃子裡的物品，看著它們像看著垃圾，隨意而雜亂無章的掃進大塑膠袋裡，像清掃儲藏室裡無用的東西。

然後，他們向學生們致意，謝謝他們對自己孩子的照顧。

李苡霏盯著兩人的眼眸，嘗試從裡面看出一絲悲傷。

沒有，什麼都沒有。

只有自己心臟啞啞的疼。

回家路上，李苡霏又遇見那對夫妻，太太穿著漂亮的碎花洋裝，在電話裡和幾個姊妹討論周末的下午茶和時裝品牌最新的春季系列；丈夫則低著頭研究高爾夫球桿型錄，偶而回應妻子的問題。

一點也不像剛死了孩子的樣子。

作為風紀委員長、校隊隊長和模範生，校園裡很多人都認識L、受過她的幫助和支持，於是隔天，他們穿的漆黑，默默哀悼，課間總是吵鬧的走廊，也只剩幾人聚著呢喃、懷念。

與此相反的是另一群人，他們穿的光鮮亮麗，他們吵鬧，他們恣意奔跑，他們或受過她的拒絕，或看不慣她總能出鋒頭、受到老師喜愛。

他們歡慶L的離去，好似逝去的不是一條生命。

不是一條，和他們同樣青春，同樣有著光明未來的生命。

聽說L是自殺的。

流言在校園四處流竄著，而這是其中最多人口中唸叨的，據說是誰從偵辦此案的鄰居口中聽來的。

聽說在封鎖線附近的草皮上，發現藥瓶和散落的藥丸。

是在學校附近藥局購入的安眠藥，甚至還在房間抽屜裡找到計算劑量的草稿紙。

L花了幾個月，跑了幾家藥局買齊足夠的劑量。

甚至還挑了最經濟實惠的款式。

連自殺都錙銖必較。

李苡霏突然想起一次，L段考分數比預期低了幾分，補習班裡的別校同學們取笑她，連老師用揶揄的眼神看她，而L只是安靜的收拾書包，走向前來接送的母親。

母親什麼都沒說，只是抬起右手。

然後L在眾人面前，被搨了一巴掌。

結結實實，留下紅印的一巴掌。

即使那分數是同校的任何人都達不了的高度，即使那次的題目比以往刁鑽數倍，即使L還同時兼顧校隊的比賽和自己的表演。

李苡霏多希望自己那時能伸出援手。

可她該做什麼？

反駁別校學生？怒斥補習班老師？甚至抓住那母親高舉的手？

李苡霏什麼都做不到。

所以她把自己縮進黑暗，假裝自己看不見，假裝自己什麼都沒聽見。

假裝自己什麼都不知道。

左頰卻熱辣辣的疼。

L很少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家人。

而李苡霏曾見過幾次她的奶奶，是很傳統的老人家，對待優秀的 L 和不成材的她弟弟天差地別。

弟弟的碗裡永遠多一塊肉；弟弟想要的遊戲機總是說買就買；過年發給弟弟的紅包總是厚了不只一丁半點；金孫生日當然是清早就開始準備，非把整張桌都堆滿菜不可。

L 的生日只會有一碗麻油麵線，連豬腳都沒有；生日願望想買的书不會出現；紅包袋總隨意拿去年的搪塞，連裡面的錢都是舊鈔。

L 不曾對這樣的不平等待遇提出任何意見，她只是接下紅包，吃掉麻油麵線。

她只是接受，她只是默默接受。

就像在下著大雨的夜晚接受來自母親的巴掌。

就像接受同學的冷言冷語。

就像接受台下雷動的掌聲和隨之而來的責任。

就像接受同儕朋友們的求助。

很多人說，是 L 接住他們。

是 L 在他們最低潮的時候接住他們。

而她卻沒能接住自己。

只能不斷落下，落下。

跌至谷底。

然後粉身碎骨。

在每週一次的集會上，校長拿起了麥克風。

「我想大家都已經聽說，你們的同學，L，去世的消息，也許你們聽見的只是流言蜚語，而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。

警方以自殺結案，而我認為你們應該知道這個消息，學校希望同學們盡快從哀傷中走出來，但校長希望，我們不會忘記這樣優秀、待人和善的，李苡霏。」

李苡霏靠在牆角，當聽見自己的名字從喇叭裡傳出來時，腦子裡嗡嗡一陣。

她聽不見周圍同學的啜泣，聽不見那些光鮮亮麗的人嘴裡傳來的噓聲，只聽見自己的名字一遍遍迴盪。

自己，死了？

她慢慢回憶起自己過去的幾個月。

她記起自己買的那些安眠藥。

她想起那些心灰意冷的夜晚，她總會忍不住將手伸向藥瓶，然後哆嗦著縮回手，縮在房間角落發抖。

夜很長，很長。

無邊的黑暗漫開，侵蝕檯燈散發的柔和光線，像頭怪獸將她吞入腹中。

那怪獸有著血盆大口，牙齒尖銳、泛黃還牽連著黏稠的唾液，發出惡臭，藍黑色、有著蜥蜴綠斑點的皮膚布滿黏液，突出的眼珠充滿血絲，爬行時尖銳的爪子刮過地板，發出尖銳的摩擦聲，像嬰孩的哭泣，像精神病院患者的哀號，牠的胃像無底洞，被吞噬後只會覺得自己不斷墜落。

一直等到陽光穿過窗簾的縫隙，割破房間裡的黑暗，怪獸才會夾著尾巴逃跑。

留下鼻腔裡無法散去的惡臭，和四肢彷彿被黏液包裹的噁心觸感。

而她會穿上制服去上學，畢竟，模範生不該請假，不該無故缺席。

即使失眠，即使噁心想吐，即使胃一陣陣的刺痛。

她還是會顫抖著手指，將扣子穿過扣眼。

但打開房門時，她就像灰姑娘被仙女的魔杖點過一樣，變成那個溫順、優秀的女兒，溫柔貼心的姐姐。

在家門外，她是有禮貌的好學生，大方開朗的鄰家姑娘。

進校門後，她是認真負責的風紀委員、值得信賴的校隊隊長、貼心友善的學姊。

她是完美無缺的模範生。

但夜裡，她千瘡百孔。

然而她終究沒能百戰成佛。

就像魔咒會在午夜失效，當太陽落下，和自己獨處時，仙女賦予她的那些完美面具、偽裝和挺直的腰桿都會消失。

「這次考試是校排第一？太好了！」

「這是個很難得的機會，老師希望苡霏能努力爭取。」

「下一任的風紀委員長票選結果出爐！當選的是……」

「隊長！你好厲害呀！」

「現在頒發模範生獎狀。二年二十班李苡霏，三年七班……」

「大家不覺得220的李學姐很漂亮嗎？人美成績好還是校隊隊長……」

「謝謝苡霏，有你的幫忙，老師真的很放心。」

「為什麼總分比上次還低呢？」

「老師把代表班上的這個機會交給你，是希望你能為班級帶來榮耀，你讓老師失望了。」

「委員長！為什麼晚一分鐘進校門就要記遲到，你有沒有同理心啊？」

「隊長應該對所有事務都很瞭解吧？為什麼總務出包你沒有發現？」

「模範生選舉是不是有人作票啊？三年級的學長明明比較優秀吧？李苡霏是不是和老師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220那個李○霏到底在跔什麼？長的沒很好看還那麼多人追捧。」

「什麼目前沒有交往的打算？放學我就看到她和別的男生一起吃飯。」

「苡霏，你怎麼會忘記提醒同學補考呢？」

「女孩子以後找個有錢人結婚就好了，那麼認真讀書有什麼用？兒子啊，不要花那麼多錢送她去讀大學啦！反正也只會變成別人家的媳婦，我看張家那幾個孩子就不錯啊，他們家的二兒子不是和你同一屆嗎？啊，不然大兒子也可以啦，畢竟長子會分到比較多錢吧！」「不要只會坐在這邊！去幫你弟弟切水果！」

「媽媽我今天想請心理假。」 「你想趁機偷懶嗎？」

一句一句的質疑、批評和謾罵，助長夜晚那隻怪獸的成長。

牠頭上長出犄角，流出的口水垂到地上，背上長出膿包，肚皮被割破一縫，腸子從裡面掉出來，一晃一晃，長出第三隻、第四隻、第五隻…手臂，先前壯碩的腿部卻只剩兩個血肉模糊的缺口，只能在地上蠕動，皮膚上的黏液在地板和肌肉群的擠壓下，在靜謐的夜晚發出黏膩噁心的聲響。

她看著怪獸，卻突然變得勇敢。

決定實踐自己準備了數月的計畫。

在深夜，赤腳，穿著制服逃出家門。

制服裙口袋裡裝著劑量剛好的安眠藥。

她穿過熟悉，令人為身為其中一分子而驕傲（同時也令人感到痛苦）的校園，在中庭草皮上躺下，服用安眠藥，接著用最後的力氣將藥瓶扔出去。

接著，張開雙臂躺下，像「維特魯威人」一樣躺下。

怪獸的外皮剝落，露出真身。

那只是一隻奶白色，連眼睛都睜不開的幼貓。